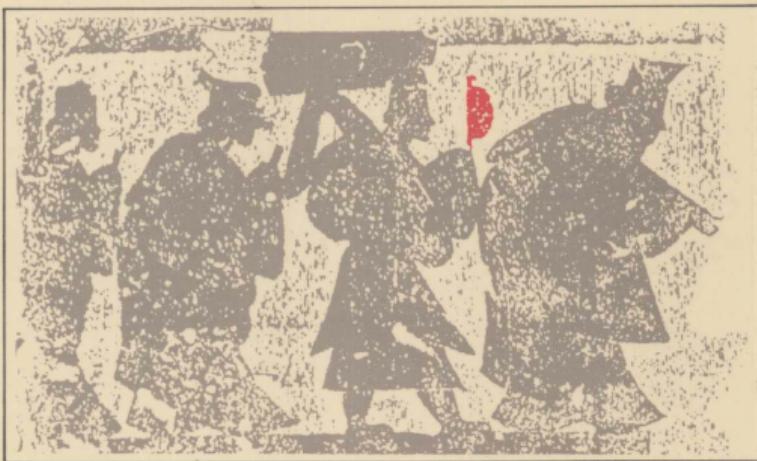


宗教叢書

祝平一著

# 漢代的相人術



台灣 學文書局 印行



ISBN 957-15-0043-7 ( 精裝 )  
ISBN 957-15-0044-5 ( 平裝 )

# 漢代的相人術

祝平一 著

漢書故人錄

卷五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漢代的相人術 / 祝平一著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學生，  
民 79

6,224 面；21 公分 -- ( 宗教叢書；9 )

參考書目：面 193-203

ISBN 957-15-0043-7 ( 精裝 ) -- ISBN 957-15-0044-5 ( 平裝 )

1 相書

293.2

### 漢代的相人術 (全一冊)

譯註者：祝 平 一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本書局登：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100 號  
記證字號

發行人：丁 文 治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 0002466~8 號

電話：3634156

FAX:(02)3636334

印刷所：潤 明 印 刷 廠

地址：永和市成功路一段 43 巷五號

電話：9287145

香港總經銷：藝文圖書公司

地址：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地下

後座 電話：3-805807

定價 精裝新台幣二〇〇元

平裝新台幣一五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二月·初版

29301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15-0043-7 ( 精裝 )

ISBN 957-15-0044-5 ( 平裝 )

謝人時由力鄭  
謹以此書獻給

我的父母、我兒愷信及  
吾妻玉珍

# 謝辭

在學生書局惠予出版此書之際，我要感謝業師邢義田先生三年來的悉心教導，與他對本文許多細節與概念上的導正。蕭璠與廖伯源兩位先生對於本文的修訂，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特此致謝。此外，杜正勝、傅大爲與黃俊傑三位老師的多方啓迪，使我獲益良多。吾友李建民、吳有能、陳俊強的幫忙與鼓勵，及清華史研所的同學與學弟妹在討論會中不吝指教，在此一併申謝。最後，要感謝我父母親多年來的寬容與支持，內子李玉珍、吾弟平次爲本書所做的校對工作。

祝平一 謹誌於洛杉磯  
一九八九年夏

# 目 次

## 謝 辭

i

## 第一章 緒 論

1-22

### 第一節 相人術釋名

1

### 第二節 前人研究之回顧

7

### 第三節 各章大要

15

## 第二章 漢以前相人術的發展

23-50

### 第一節 繼承與相

23

### 第二節 知人與相

37

### 第三節 相人術與社會流動

41

### 第四節 小 結

44

## 第三章 漢代相人術略說

51-108

### 第一節 漢人對「相」的概念

——從《山海經》的分類問題談起

51

### 第二節 漢代相法蠡測

63

### 第三節 「聖人不相」

77

i

第四節 小 結

94

第四章 漢代看相行為的考察(1)

——被相者	109-146
第一節 皇帝與相	109
第二節 皇后與相	118
第三節 丞相與相	124
第四節 小 結	138

第五章 漢代看相行為的考察(2)

——漢代的相工與漢人對於看相 的态度	147-180
第一節 漢代的相工社群及其社會地位	147
第二節 漢代相工的社會功能	155
第三節 漢人對相人術的態度	160
第四節 漢代學者對相人術的批評	166
第五節 小 結	171

第六章 結 論

181-192

引用書目

193-204

圖 表

205-224

表 1 《山海經》分類表	205
表 2 五行分類表	206
表 3 聖人不相表（一）	207
表 4 聖人不相表（二）	210
表 5 聖人不相表（三）	213
圖 1 敦煌相書（一）	217
圖 2 敦煌相書（二）	218
圖 3 敦煌相書（三）	219
圖 4 九州面部圖	220
圖 5 九州八卦干支之圖	221
圖 6 五星六曜五岳四瀆之圖	222
圖 7 十三部位總要之圖	223
圖 8 面部形色諸證之圖	224

# 第一章 緒論

本文旨在探討漢代「相人術」的內容與歷史發展。所謂「相人術」亦即今日所通稱的「相術」，或「看相」。本文捨「相術」，而稱「相人術」，主要是因為魏晉前的典籍多稱看相為「相人」。關於這一名稱，清代的兩位考據學家有不同的見解。筆者便以他們的看法作為討論的起點。

## 第一節 相人術釋名

《荀子》〈非相〉篇開頭便道：「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王先謙《集解》云：

王念孫曰：「元刻相下無人字，宋龔本同。案無人字者是。此謂古無相術，非謂古無相人也。謂學者不道相術，非不道相人也。下文云：『長短小大，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是其證。宋本作相人者（此宋本當非龔本），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

王先謙案：「有相人卽有相術，王說似泥。下云：『古者有姑布子卿。』是古明有相術、相人矣。荀子以為無有者，世俗所稱，學者不道，故雖有，直以為無有耳。」①

• 漢代的相人術 •

王念孫認為《荀子》原文當作「相，古之人無有也」。而他所謂的「相」即「相術」，亦即專從人之「形狀顏色」論人「吉凶妖祥」之學②。他說「非古無相人也」是因為考察人物之例在《左傳》、《國語》中俯拾即是，他認為這即是「相人」。但從《左傳》中的例子可以看出專從形體外貌以論人之吉凶當稱為「相人」，不稱「相」，亦不稱「相術」：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③

叔服據「豐下」論斷公孫穀能有後於魯。再看子貢論觀人之法：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④

子貢所提出的觀人標準是禮，而不是其長相，可見「相人」（即王念孫所謂的相術）與一般的考察人物（即王念孫所謂的相人）在方法上有相當的差異。依照王念孫的意見，考察人物應當稱為

「相人」；而看相應稱爲「相術」，而不是本文所稱的「相人」。但《左傳》中僅此一例言及「相人」。叔服乃從面相之觀點，說公孫穀能繼承公孫敖之權位。若依王念孫之說，何以其他考察人物之例不稱「相人」，而獨此從骨相論人之例稱「相人」？「相人」之名常見於秦、漢間之典籍，且其所指大抵是從人之外貌以見人之吉凶：

- 1、尹鐸對（趙簡子）曰：「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呂氏春秋》〈達鬱〉）
- 2、呂公，單父人也，好相人。前（刪）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史記》，〈淮陰侯列傳〉）
- 3、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漢書》，〈佞幸傳〉）
- 4、相人二十四卷。（《漢書》，〈藝文志〉）
- 5、始（黃）霸少為陽夏游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漢書》，〈黃霸傳〉）
- 6、（靈帝時）有龍淵者桓帝時善相人也。（董斯張：《廣博物志》，引《項氏始學篇》）

為人看相稱爲「相人」可能因為相人只是當時諸多相法中的一種，其他尚有相狗、相馬、相刀劍……等「相術」<sup>⑤</sup>，故特別言「相人」以與其他的相法區別。「相術」一辭據筆者所知最早出於

《三國志》〈方技〉：「朱建平……善相術……又善相馬。」<sup>⑥</sup>從上下文看來，陳壽所說的「相術」當即「相人」，亦即看相。但即使相術之名出，相人之稱仍沿而不替。如：

- 1、有龍移者，徒好飾美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孔叢子》，〈抗志〉）
- 2、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孔叢子》，〈執節〉）
- 3、敢問聖人之相人。（皮日休：《皮子文藪》，〈相解〉）
- 4、《長短經》〈察相〉曰：「夫相人先視其面。」又注引孔熙光曰：「就姚生曰：『夫相人也，天欲其圓，地欲其方……』」（《長短經》，〈察相〉）
- 5、《廣博物志》引《物原》曰：「伯益始相，周史佚始相人。」（《廣博物志》，卷二十二）

從以上所徵引的文獻可知「相人」在魏晉之前不單稱「相」或「相術」，而以「相人」一語為看相之專稱。

王先謙覺得有相人即有相術，他認為荀子之所以以為古無看相之術是因為「世俗所稱，學者不道」。王先謙的意見點出看相這一社會行為在社會／文化範疇中位置的問題。這種專從人之體貌論人之命運吉凶，而不管人之行為與道德的學問，在荀子看來只是世俗之學，不當是學者所應專注之處。荀子認為人的吉凶不表現在人的形貌上，而在人的道德與行為。〈非相〉篇中說：「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又說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

賢。」復論人之三必窮云：「鄉則不若，脩則謾之……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相縣矣，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荀子認為人之所以為人不在其外貌形相，人「二足而無毛」，猶猶亦然，如果僅以一幅臭皮囊論人，那麼人與猶猶差別何在？因此荀子認為人與其他禽獸最大的差別在於人有禮，以辨人倫。因此吉凶的標準在於人之是否守禮而為君子。據此，他提出了論人的標準：「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而人之存心持術顯之於言行，故荀子主張從言行去考察一個人。依照荀子的標準，前引子貢論人邾隱公與魯定公之將亡，皆不在其所謂「相人」之範圍內。

荀子以「世俗」與「學者」對稱，有類於人類學家所謂的「大傳統」（great tradition）和「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的區別。相人術依荀子的意見當歸入通俗文化的小傳統中。他的看法也大體為歷代學者所接受，此從歷代〈藝文志〉和目錄學著作將人倫鑒識之書分在名家，而相書則在五行類可以略窺一斑❾；而《太平御覽》亦將看相、知人、人物品藻分屬於三個不同的範疇❿。此大體是從相人術在社會／文化範疇中的位置來區分相人術和其他菁英文化考察人物的方式。然而以文化脈絡中的位置所做的區分，却不見得可以將相人術和其他觀人的方法在內容上完全區分開來。人物考察在春秋戰國時代的菁英文化中似乎是相當普遍的活動。春秋時代的貴族常從某人言行舉止、穿著用度是否合禮來論列其存亡與家族的興衰。依荀子的說法，這不屬於相人術的範圍，但據前引《左傳》，叔服却在相同的歷史脈絡中從形體的角度來討論相同的問題。戰國時代養土之風大行其道，

各國君王莫不爭相徵拔人材，爲了應付這種需求出現了不少考察人物的專書。如：《逸周書》<官人>、《大戴禮》<文王官人>、《六韜》<選將>、《呂氏春秋》<論人><sup>⑪</sup>。這些書中條列了觀人術之準則，但亦摻雜了許多由形貌論人的方法。《六韜》<選將>所提出的知人八徵，和《呂氏春秋》<論人>中所謂的八觀六驗、六戚四隱中的八觀相類。這兩部觀人的專著完全就個人日常生活中的行爲舉止去考察一個人，猶有昔日春秋貴族論人之遺風。《逸周書》<官人>與《大戴禮》<文王官人>文字大體相同。其所提出的觀人標準有「觀誠」「考志」「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六徵。其中以視聲、觀色較近於相人術，也許其中有部分和當時的相人之法重疊。不過<官人>所謂的視聲主要是從音聲而考其心氣，且必須與人之行爲動機合觀，這和看相者唯吉凶是問的情形並不全然相同。至於<官人>所謂之觀色，則考其喜、怒、欲、懼、憂之色，與相人術著重在觀人面之氣色似亦不盡相同。從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當時「學者」論人的方式似已有被「世俗」所稱的相人之術滲透的跡象。其實這種大傳統和小傳統相互交流的情形，倒是文化系統中的常態。日後人倫鑒識的專書《人物志》中，<九徵>一章便專論人之相貌與人才情間的關係；而范曄也曾指責當時有人將郭泰的人倫鑒識之術搞得有類卜相之書<sup>⑫</sup>。這些都是文化系統中，菁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相互交流的現象。二者交流之時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透過變形後才爲不同的社群所接收。大體說來，大眾文化多經過理論化與系統化的加工過程才爲菁英文化所接受，而菁英文化則多經過神秘化與簡單化的過程才加入大眾文化。當看相融入菁英文化

的觀人傳統中，通常所觀的不再只是吉凶而已，而多將形貌與個人的才情相關連。而原先重在考察人物行為的觀人法，流入相人術的傳統中，便以專論吉凶為主。或許當時荀子已察覺相人之術在社會的菁英文化中逐漸流傳（詳第二章第二節），他才會對於相人術加以攻擊，而他的策略則在強調這一世俗所稱考察人的知識缺乏長遠的傳統，而且已往的學者也不會接受這一類論人的概念，以藉此將相人術與考察人的言行道德撇清。

總結上文，筆者認為王念孫稱先漢時期的「相人術」為「相術」或「相」並不恰當，從漢及先漢的文獻中看來，看相活動當稱為「相人」為是。王先謙認為相人一辭無誤，且點出了看相活動在文化領域中的位置不同的問題。由此種位置上的差異，使得看相和人物評論逐漸分屬不同的概念範疇，而「相人」遂成為看相活動的專稱<sup>⑩</sup>。為「相人術」正名之後，筆者將繼續檢討目前學界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情形。

## 第二節 前人研究之回顧

中國古代的相人術，學界至今尚缺少有系統的研究<sup>⑪</sup>。據筆者所知有人類學家W. A. Lessa 發表過兩篇文章和一本書。兩篇文章中的一篇是討論中國相人術的興起與發展，名為〈中國相術的脈絡〉<sup>⑫</sup>；另一篇則是討論西洋相人術的發展、內容和功能<sup>⑬</sup>。關於西洋相人術的問題本文不擬加以討論。至於〈中國相術的脈絡〉一文是作者在寫完《中國的相術》（Chinese Body Divination）一書後，覺得歷史分析的重要性而作<sup>⑭</sup>。

• 漢代的相人術 •

另外，季羨林先生也曾討論過和相人術有關的問題，但所論較為簡略。因此本文便先討論他的意見。季羨林先生比較佛教經典中的佛陀相，和魏、晉、南北朝時史書中所載的帝王特徵，發現其中有些和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相類。他認為這是統治者利用佛經神化自己，欺愚百姓<sup>18</sup>。季先生也談到在此之前中國帝王相亦有些異相，但並沒有再加以分析。筆者認為季先生所談到的帝王相和佛陀相類正是在此之前中國已有的「聖人不相」這一概念的延伸（詳第三章），而佛教經典的譯出，只是為這個概念增加新內容。W. A. Lessa 引季先生說法來作為中國相人術乃自域外傳入之佐證<sup>19</sup>。但從季先生的文章中，無法推論出周、漢時代的相人術曾受佛教的影響，而從中國的史料中亦無法證明W. A. Lessa 的論點。

《中國的相術》雖是人類學家所寫，其所用的研究方式也是人類學的方法，但其取材並不是人類學的田野材料，而是以相書為其材料來源；所談的不是目前相人術狀況，而是歷史中的相人術。本書共計九章，大體可分為五部份。第一部份，亦即其書的第一章，是引言。在引言中作者提到本書所要討論的問題有：一、中國相人術和西方相人術的關係。中國相人術是西洋傳來的呢，或是自行發展出來的？二、何以相人術未出現在原始部落而只在較高的文明中出現？其歷史性的因素和功能性的因素為何？作者採用比較研究法，希望能透過比較研究求得「科學性的普遍法則」<sup>20</sup>。第二部份，也就是第二章，作者討論中國相人術的解釋邏輯。他對中國相人術的解釋邏輯總共列出了九點，分別是：一、感應思想（correlative thinking）；二、個人即是小宇宙原